

浙
西
傳
統
劇
目
匯
編

編 劇

通 天 籟

千 忠 會

南 唐

邦 恩 打 殿

乙

乙

乙

目 录

郑恩打殿.....	(1—20)
南 唐.....	(21—60)
千忠会.....	(61—226)
通天箫.....	(227—423)

鄭恩打殿

劇情簡介

柴榮登基后，南唐李豹擺擂台，无人是他的对手，高懷德至打败李豹。郑恩知懷德的父高行周与柴荣有隙，所以先向柴荣討赦免状后才引高懷德来見柴荣。柴荣知后欲斬懷德，郑恩求救不允，怒揭柴荣的短处，並欲打柴荣，柴荣无奈而赦，封高懷德为万里侯。

(註)此劇又名万里侯。

人 物

柴 榮(柴)——(老生)

趙匡胤(趙)——(老外)

高懷德(高)——(小生)

鄭 恩(鄭)——(大花臉)

四內侍(侍)

二武士(士)

[牌子“玉芙蓉”四内侍引蔡徐上]

蔡：（引）龙争虎斗，
　　论干戈，何时罢休？（坐）。

（诗）江山容易得，
　　良将实难求，
　　争豹摆擂台，
　　谁是他对手？

内侍：

侍：万岁！

蔡：俯朕旨意，宣赵匡胤、郑恩二位王爷上殿。

侍：遵旨！送！万岁有旨，宣赵匡胤、郑恩两位王爷上殿。

赵：（内白）遵旨！

郑：三弟请！

赵：（内白）咱的二哥请！

[赵匡胤、郑恩上]

赵：（出场白）

果然英雄出少年，

郑：（出场白）

“怀德武艺非等閒，

赵：（出场白）

我朝有幸得良将，

郑：（出场白）

奏与大哥开龙颜。

赵：三弟！只怕大哥不喜，反而要怒！

郑：咱的二哥！怎说大哥发怒？

赵：当年高怀德，在高平关上，一脚踢死老王爷，三弟可还记得？

郑：嗐呀呀！咱倒忘怀了。

赵：三弟！恐怕大哥倒不会忘。

郑：那便怎处？

赵：事到如今，要杀要封，全凭三弟。

郑：咱的二哥！你怎好不管？

赵：你将御妹，许配与他，教愚兄怎好讲话？

郑：依二哥说来，只好罢休！

赵：三弟！如今天下，得将者昌，失将者亡，怀德打死李豹，乃是一员良将，我朝不用，教他投奔敌国不成？

郑：这，这，这……

柴：内侍！再传旨意，宣两位王爷上殿。

侍：遵旨！万岁有旨，宣两位王爷上殿。

赵：三弟！六哥催得紧！

郑：大哥催得紧，你我就去。

赵：可有主意？

郑：结义兄弟，要甚主意？咱驛子只有随机应变，还要二
哥助咱一臂。

赵：那个自然。（见驾）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柴：御弟平身，赐綉墩。（赵匡胤、郑思坐）二弟、三弟，三日已到，我国可有能人，胜得李豹否？

郑：咱的哥皇万岁，擂台摆至三日，坏了英雄无数，那李豹愈加威风，今日上得台去，又腰挺肚，（科文）說道：“韵味！周朝英雄好汉听者，俺李豹摆擂台两日，不见敌手，三日已到，那个敢来？”只听众人丛中，（科文）有人問道，請問打擂之人，那道上？”（科文）“无能者爬梯而上。”（科文）“有能者？”（科文）“有能者騰空而上！”

柴：可有人上？

郑：只听一声：“俺来也！”（科文）早有一人，端端正正，站在台上。

柴：他是怎样之人？

郑：没有二哥脸红，没有驃子脸花，（科文）倒是白白净净，一位小小的傑士。

柴：他可胜得李豹？

郑：他将李豹三拳，（科文）两脚，（科文）打下擂台，气不见喘，面不见红，（科文）好一个猛士，好一员将材！

柴：此人现在那里？

郑：此人现在午门，万岁无旨，不敢上殿。

柴：三弟，传朕旨意，传打擂之人上殿！

郑：遵旨！送！万岁有旨，传打擂之人上殿！

高：（内白）俺来也！

[高怀德上

郑：（迎下）呵御……（掩口）

高：三哥，为何掩口不語？

郑：咳！当年高平关上，一脚踢死老王爷，你可记得？

高：记得便怎样，不记得又怎处？

郑：你若记得，小心为上，（科文）你看上面坐的，就是你对头之人。

高：三哥！你要俺走？（欲走）

郑：（笑，拉）慢着！咱驃子既教你来，那有再教你去之理？你看，那边坐着二哥，这里有咱驃子，你上得殿去，看咱眼色行事，该讲者讲，不该讲者，不要讲出口来，快！随咱上殿。（上殿）咱的哥王万岁！打擂之人见驾。

高：（见驾）打擂之人见驾，愿吾皇万岁。

柴：可是你将李豹打死？

郑：咱的哥王万岁！正是此人，飞上擂台，三拳两脚，打死李豹。（科文）好一员将材，好一个猛士。

崇：既然如此，奏上名姓，听朕授奖。

高：臣！领旨！

（唱“二凡流水”）

万岁金殿要名姓，

未敢轻易露真情。（看赵匡胤）

二哥一旁暗摆手，（看郑恩）

三哥暗自把眼睁。（伏首不语）

崇：二弟、三弟，打插之人，见了寡人，为何欲言又止？

郑：咱的哥王万岁，昔日天下久乱，英雄蜂起，在那草莽时节，英雄之间，私仇私恨，也是有的，（科文）总要哥王万岁，天下为重，不记私仇，出下免死赦条，这小将才好奏上真名实姓。

崇：此言有理，待寡人赦来。（写）“打插之人，倘有弥天大罪，一概赦免。”三弟传旨。

郑：臣！领旨！（取旨，看）嘿！上面写的花花绿，下面写的绿绿花，中间又有十七、八个叉，它到认得咱，咱就不认得它！呵！是了。咱去问过二哥。（示赵匡胤）

赵：三弟做什么？

郑：咱的二哥，这赦旨可用得么？

赵：（看）用是用得，只怕容易改口。

郑：（收旨）怎么？只怕容易改口，不中用的东西，咳！咱的哥王万岁，你这赦条，容易改口，慢说是一张，就是十张百张，也中不得今日之用！（缴旨）

崇：要中今日之用，怎么写法？

郑：要万岁提起御笔，听咱驛子面奏，万岁照写。

崇：这也使得。（捉笔）三弟奏来，待寡人写。

郑：咱的哥王万岁，容奏！（恩，殿）

（唸）为封良将出赦条，

旨諭天下臣民晓，

一脚踢死太上皇，

此等大罪也算了！

柴：（搁笔）三弟！这样奏法，朕却难以照写。

郑：为何难以照写？

柴：提起此事，三弟并非不知，想那年，老王爷推单贩伞，路过高平关，被高行周拿下，吊在迴廊，不想怀德打猎回来，跳下战马，将老王爷一脚踢死——难道这高怀德，也要赦在其内不成？

郑：咱的哥王万岁，二哥有句好话。

柴：什么好话？

郑：说道：“有天下者，不讨私恨！”

柴：话是好话，只看什么仇恨。

郑：咱驛子有句丑言。

柴：什么丑言？

郑：说道：“打播之人，未必就是高怀德！”

赵：万岁！三弟言之有理。

柴：既然如此，寡人暂且准奏。（写）“打播之人倘有弥天大罪，如害及太上皇者，朕为国家，亦予赦免。”

郑：（急抓首）好好好！（着旨）罢了，它娘的，又多了几个叉叉。待咱问过二哥。咱的二哥，如今可还中用？

赵：（着旨）三弟！如今用得了。

郑：写得明白？

赵：写得明白。

郑：好好好！待咱去到五府六部，刻就印板，把它娘印将出来颁行天下，教咱哥王万岁，永世不得改口。二哥！请坐，请坐。（赵匡胤坐，郑恩出）呸！打播之人听者，万岁写下免死赦条，你大胆报上真名实姓，咱驛子来也！（下）

柴：打播之人，奏上真名实姓，加官受封。

高： 臣：領首！

（唱“二凡流水”）

家住冀北地幽州，
高家庄上有家門，
我父綽号高鷄子，
高怀德就是打播人。

柴： 呀！（出位）

（唱“二凡流水”）

打播之人報名姓，
倫是孤王对头人；
你虽打死李豹功劳大，
要想活命万不能。（归位）

内侍：宣武士上殿！

侍： 是！送：万岁有旨，武士上殿！

〔两武士上

柴： 将高怀德推出午門，斬首来奏。

士： 領首！（綁高怀德走）

赵： （囑武士）刀下留人。

士： 嘎！（綁高怀德下，赵匡胤見駕）

赵： 臣启万岁：高怀德奏上姓名，为何綁出門午要斬？

柴： 二弟：当年在高平关，他一脚踢死老王斧，今日拿住，为何不斬？

赵： 万岁：免死赦条，墨漬未干，怎好就斬？

柴： 二弟：这戴天之仇，不可不报呵！

赵： 常言道：“有天下者，不許私仇。”万岁还是赦免的是。

柴： 那有身为天子者，可以不报父仇？

赵： 哎呀！万岁呵！

（唱“二凡流水”）

怀德本是虎狼将，

打死李豹揚威名，
元郎保本你不准，

[郑思上]

郑：（接唱）北平府来了郑子明。

嘿！打擂之人，那里去了？待咱问过二哥。

赵：三弟！不好了！

郑：咱的二哥，怎么样了？

赵：怀德报上真名实姓，万岁龙颜大怒，将他绑出午门，眼看处斩了。

郑：你可上殿保本？（科文）

赵：为兄保本，万岁不听，如之奈何？

郑：咳！枉居南安王位，小小打擂之人，看他不牢，没中用的东西，（科文）请坐，请坐！

赵：全凭三弟高才。

郑：来！待咱驷子来来来！（气得向走东）他是一定要斩？（气得走西）他是一定不赦？（冲上殿）嘿！咱的哥王万岁！打擂之人，到那里去了？

柴：三弟有所不知，那打擂之人，偏偏就是高怀德，寡人一怒，将他斩了。

郑：嘿！咱的哥王万岁，那怀德打死李豹，乃是一员良将，为何将他斩了？

柴：杀父之仇，不能不报。

郑：既是要斩，不该写那娘的免死赦条！

柴：彼时三弟言道，未必就是高怀德。

郑：（软求）咳！咱的哥王万岁，常言道：“真龙天子，金口言，”免死赦条已出，咱驷子刻下印板，你如改口，咱弟兄岂不惹人耻笑？（科文）来来来，你就糊里糊涂，将他赦下就是了！

柴：一定要斩。

赵：一定要斩？

柴：一定要斩！

郑：（怒）一定要斩，斩你娘的囚！（科文）

赵：三弟！御妹大媒，原是你做，怀德打插，又是你的主意！如今插台打下，万岁不用，反而要斩，天下英雄，谁肯再来？周朝天下那个来保？三御妹终身无靠，倒还是件小事呵！

郑：这，这，这……（科文）呵哈！有了！

赵：三弟！有了什么？

郑：咱的二哥，这昏王在关西路上，被咱驃子的生钢钢打怕，（科文）待咱驃子回到北平府，拿了那个买卖，前来打（科文）这昏王！

赵：哎！那有臣打君主之理？

郑：咱的二哥，臣不能打君，咱驃子岂有不知？待咱拿得生钢钢来，使个唬王之计。

赵：怎说唬王之计？

郑：咱驃子打，（科文）打要打得慢；你二哥扯，（科文）扯要扯得快。只给哥王万岁一唬，救下怀德封官重用，也就罢了，那个真要打他？

赵：三弟妙计！

郑：咱的二哥！

（唱“三五七硬滑地”）

咱把那高家小将交与你，

郑子明抖擞精神下龙庭。（下）

赵：（接唱）与三弟定下牢笼计，

再上金殿把本申。（见驾）

臣启万岁！北平王下得殿下，面带怒容；倘有造次，如何是好？依臣所奏，高怀德堪为大将，北平王因之慷慨，救下怀德，两全其美，方为得计！

柴：二弟！伍子胥为报父仇，不惜亡楚鞭屍，塞人一国之

主，父仇焉能不报？

赵： 哎！万岁呵！

（唱“二凡流水”）

杀父之仇理当报，

江山社稷也非轻，

自古难得有良将，

休使三弟变仇人！

柴： （唱）寡人报仇心已定，

郑： （内）走哩！

[郑恩上

（唱）生铜钢一晃唬死人，

弟兄们定下唬王计，

要教大哥得良臣。

咱的二哥！昏君可有改口？

赵： 愚兄保本不下。

郑： 怎说，还是保本不下？来，待咱驃子去打！（科文）

赵： 唔！还要先奏保本？（科文）

郑： 岂非便宜了他？（科文）

赵： 便宜了自家人。

郑： 好个“便宜了自家人！”（放钢）咱的二哥，请坐，请坐。（上殿）恩！

柴： 三弟！做什么？

郑： 咱的哥王万岁！高怀德实实斩不得。

柴： 怎说斩不得？

郑： 万岁容奏！（动作中奏）高行周所生二子，长子怀德，次子怀亮，怀德来在我国，怀亮尚在契丹，猛将杨滚，认为义子。万岁斩了怀德，自坏棟樑，还是小事，倘那怀亮，闻知怀德斩在我国，说动杨滚，统了虎贲，与兄报仇，那时咱的二哥不出马，咱驃子也不

管開帳，豈非江山難保，社稷難留？依臣所奏，懷德只宜赦，不宜斬！

柴：休得危言聳聽，寡人父仇要報，定斬不容！

鄭：驛子好言勸你，還是赦的好！

柴：確也難赦！

鄭：（乞板）呵呀！咱的哥王萬歲呵！

（唱“倒板”轉“二凡浪板”）

金殿上氣壞了咱驛子，（坐地）

咱的二哥！昏王有些欺咱。

趙：是是是！萬歲有些欺你。

鄭：噤！難道單單欺咱驛子一個？

趙：單單欺員子你！

鄭：好惱也！（起）

（唱“二凡浪板”）

欺咱驛子太無情。

憤恨不平咱開口罵……

趙：三弟！罵不得！

鄭：（接唱）拳起老拳打昏君。

趙：三弟！不是這等打法！

鄭：噤！罵也罵不得，打也打不得，難道做了個皇帝，就不是當年的兄弟了？你坐下，不要你管！

（接唱）咱上殿罵一聲無道的昏……

趙：噫！（鄭思羞）

鄭：（接唱）咱的大哥你莫忘結義情。

曾記得那年三人來結拜，

你說道你愛咱（科文）咱愛你（科文）三人好比同胞親。

你許咱泰山倒（科文）弟兄拆散，

黃河千弟兄們兩難分，

到如今黄河不干泰山不倒，
你反轉面皮不認人！（科文）

柴大哥！

柴： 郑三弟！

郑： 柴子耀！

柴： 郑子明！

郑： 哇呀！郑子明都叫出来了。（科文）好了，好了！

（接唱）走上前罵一声无道的昏……

柴： 大胆匹夫，你要怎样？

郑： 嘿嘿！（羞）

（接唱）你莫把皇位来欺人！

昏君你稳坐江山亏了那一个？

柴： 难道亏了你不成？

郑： 嘿嘿！差也不多！

（接唱）多亏了咱的二哥与咱驢子两个人。

咱二哥洪拳（科文）打就了花花世界，

咱驢子的靴尖（科文）踢就了錦綉乾坤。

錦綉江山让你昏王白白坐，

你吃水忘了打井水！

柴荣！

柴： 郑恩！

郑： 推車手！

柴： 卖油郎！

郑： 喂呀！連根底都揭出来了。（科文）更妙，更妙！

（接唱）待咱来拖下这无道的昏……

柴： 金殿之上，你敢动手？

郑： 哎嘿！（羞）

（接唱）羞得驢子汗淋淋。

昏君你不会做王倒不如死了罢，（科文）

皇位上不缺你这个负义人。

没有皇帝怎么好？（科文）咱的二哥，来来来！

赵：三弟！你做什么？

郑：咱的二哥，这皇帝你来做。

赵：愚兄做不得皇帝。

郑：做得。

赵：做不得。

郑：实实好做的。

赵：实实做不得。

郑：咳！

（接唱）咱教你做王你不愿做……

没有皇帝，谁管黎民？（科文）呵！是了。

（接唱）咱驛子坐几年瞎眼朝廷！

赵：三弟！这皇帝你也做不得。

郑：做得。

赵：做不得。

郑：嘿！

（接唱）你不做来咱不做，

昏王又是個负义人。

倒不如你我散了罢……

赵：散了便怎样？

郑：怎样么？

（接唱）各自去管营旧生。

昏王你还到那柳蔭鎮上（科文）把你娘的車来

推（科文）推車去卖伞（科文）……

卖伞呵！好伞！（科文）

推車卖伞苦辛勤。（科文）

（抓赵匡胤）咱的二哥！你也来！（科文）

赵：三弟！做什么？

郑：（科文）么二三，四五六！

（接唱）你还到賭場之中論輸贏。（科文）

赵：三弟！提起旧营生，你也有呵！

郑：有有有！那个讲没有？

（接唱）咱驢子关西路上（科文）挑担（科文）挑担
把香油卖（科文）……

卖油呵卖油！好香油！哎！娃娃們站开！咱驢子卖油
来也！（科文）

（接唱）自由自在过光阴！（科文）

东村卖过西村走……（見銅）

嘿！（科文）咱倒忘了这个买卖。（拿銅）咱的二
哥！咱驢子七跳八跳，跳了半日，那昏王可曾改口？

赵：不曾改口。

郑：可肯赦下高怀德？

赵：不肯赦免。

郑：这自家人，可算便宜得夠了？

赵：便宜得夠了。

郑：（示銅）咱的二哥，你要小心这个买卖！

赵：三弟……

郑：（甩赵匡胤）哎！（对柴荣）咱的哥王万岁！高怀德
打死李豹，乃是一員上将，你若为国为民，就該不記
私仇，将他赦下才是！

柴：任你口干舌燥，杀父之仇，不能不报！

郑：好一員上将，你一定不要？

柴：一定要斬！

郑：好好好！

（接唱）你自不要莫怪人！

咱的二哥！咱驢子来了。（科文）

高叫两班文武齐来看，